

困在网中央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你有多久没去八佰伴了?你有多久没去大润发?你有多久没去万达金街了?你有多久没去苏宁五星了?那么,此刻,你在上网吗?如果说早几年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能游离在互联网之外的话,那么现在,我们不得不承认,你我皆凡人,困在网中央。

我的一位朋友新近将智能手机收了起来,换了部只有电话与短信功能的老式手机,他是个非常自律的人,但也需要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来减少对网络的依赖,足见戒网之难。但我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。

有人很精确地作了描述,手机和平板电脑是“茶壶在21世纪的替代物”。在家庭中拥有多种电子设备之前,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,碰到广告会去倒杯茶或咖啡,但现在人们会很快拿起电子设备。英国的一个研究项目显示,一小时内,人们在电子设备间的切换高达21次。

这些也许我们会当笑话来看:

——一个手游族的决心是,经过不懈努力,我戒掉了睡前玩手机的习惯,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,毕竟不能一辈子不睡觉。

——你知道追女友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?主动真心!不是。死皮赖脸?也不对。是“确认支付”。

——现代女性自省新标准,“吾日三省吾身:看脸、看秤、看余额。”这里的第三省“看余额”,就是看你支付宝还剩下多少钱可以挥霍。

——女人难受时如何用一句话安慰?美国人一般这么说:You need cry,dear(你需要哭出来,宝贝儿)。中国人可以这么说:有你的快递!发音基本相同,效果完全一样。快递从何而来,还不是你网购了?

大四学生微信朋友圈卖面膜,不到一月月收入超50万。这是一段时间以来颇为热门的励志故事,还是知名网站上刊发的。网上还专门有人教你如何利用朋友圈赚到一千万。当点头之交变成点赞之交,当点赞之交被开发成赚钱的朋友圈,网络是不是会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所在?

也就是七八年前吧,一位年长的同事儿子结婚,家电家具全是网购的,近二十万啊,我们一千比他年轻十几二十岁的人,听了以为是故事,都觉得怎么可能呢,家电你不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家具你不是亲自躺过,怎么敢买呢?再回头看看现在,家中从老人到孩子,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网购的了。慢慢地,日常的生活用品包括生鲜也开始从网上超市采买,我的老母亲与快递公司的小张小李小蒋们都成了熟人。大润发自然去得少



了,家门口的便利店偶尔还会去去,补补一时在网上采买不及的缺。眼下,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从淘宝上把年货订了直接给寄回老家去,因为网上的年货那个丰富程度,啧啧,东海才捕的小眼睛直眨的带鱼,西湖边上现做的糯米锅巴,更不要说那些全球购,选个方便面都是韩国代购的,哪个实体超市能满足得了如此庞杂的购物欲,关键还不用你自己拎,自会有人给你打好包直接送到你家里面。

这种巨大的便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,让我们深陷其间乐此不疲。网络在打开我们眼界的同时,肆无忌惮地冲击了我们的生活,裹挟着我们勇往直前。我们困在网中央,网购让我们享受自助的快乐,弱化了面对面交流的功能,实体店装潢得再精致也激不起我们的兴趣,营业员再美貌也敌不过彼端一个浓缩的符号。网聊

加速了出轨的频率,新型社交方式的层出不穷,约吗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勾引。网络浏览代替了阅读和思考,高度舒适化、便捷化、海量地获取信息,我们失去了在时间的缝隙里慨叹逝者如斯夫的闲情逸致。

我非常佩服我的一位同事,他在给孩子参谋填报高考志愿时,用上了炒股的原则,其中重要的一条,就是将来就业的行当不能受网络冲击太厉害。因为网络这玩意,成也是它,败也是它,有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。如果才智不够而直接跳进网里吧,更新太快,死得也快。如果不幸选了个受电商冲击厉害的行业吧,即使满腹经纶,也有失业之虞。

他选的是高端酒店业。因为你可以在网上订房间,但是你还是要睡在实打实的床上啊。

弦断有谁听——古琴幽思之二

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那天,刘善教先生说大家要大家弹奏一曲《流水》,有人以为他弹奏的就是《高山流水》,其实搞错了。高山流水的故事我是知道的:俞伯牙弹琴,樵夫钟子期竟听得出这是描绘“峨峨兮若泰山”和“洋洋兮若江河”。伯牙大为惊讶:“子之心而与吾心同”。于是约好来年再相见,但是第二年钟子期已死,不能赴约。俞伯牙痛失知音,摔琴绝弦,终身不弹,故有高山流水之说。后世将“高山流水”比喻知己或知音。《高山流水》原为一曲,唐以后分为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两首独立的琴曲,其中《流水》在近代得到更多的发展。管平湖先生演奏的《流水》曾被录入美国太空探测器“旅行者一号”的金唱片,并于1977年发射到太空,向茫茫宇宙寻找人类的“知音”。

刘先生弹奏《流水》,弦上泠泠淙淙,一如溪水流过石涧;揉弦时,有呜呜的啸叫,一如山风掠过山峦。惜乎没有录音,回家后只好在百度上听管平湖先生演奏的《流水》,觉得很是高古雅致,想像着在一处竹林里,管先生矮凳长几,面竹而奏。天地间没有一丝声音,只有琴韵在流淌,充斥于天地之间。琴声结束了,有风起于竹林,似是竹林知音之回应。虽然管先生人已作古,但琴声未止,余韵还萦

绕在空中。再看看对面墙上的《张翰帖》,整个人有种漂浮起来的感觉。

我觉得我有点懂了,好像进入了某种境界。境界是个很玄乎的东西。学问可以靠努力为之,而境界,只靠发奋读书、深入思考是未必能得到的。钟子期是俞伯牙的知音,至于他怎么就成了俞伯牙的知音,谁都不晓得。我只知道,俞伯牙需要百倍努力,练习技法,品味旋律,得天地之韵味才有可能成为大师,而钟子期要成为知音,练琴不一定有用,读书也未必可靠,思考好像更不管用——艺术不靠理性。要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,只能靠缘分。所以,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因为知音难觅。从这个角度说,俞伯牙为钟子期摔琴,完全可以理解——从此以后,再也没有人能像钟子期那样懂我,既然如此,我还弹琴做什么?

但是,事情还有另外一面。钟子期能够听懂俞伯牙的琴声,说明他的音乐造诣很高。这样一个人,其心胸应该是宽的,气魄应该是大的,我想他不会狭隘到只许自己欣赏不准他人聆听的地步。所以,作为知音,我猜钟子期肯定希望有更多的幸运者,能够像他一样听得到俞伯牙的弹奏。只有听的人多

了,才有可能找到知音。但是很遗憾,俞伯牙不给别人机会,他认为世上再也没有知音了。于是,再没人听得到他的琴声。

钟子期理解俞伯牙,可是,俞伯牙却不理解钟子期。不亦悲乎。

伯牙子期之后,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故事代代都在上演:孟浩然曾叹息“欲取鸣琴弹,恨无知音赏”,贾岛说“知音如不赏,归卧故山丘”,岳飞在无眠之夜感叹“欲将心事付瑶琴,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”。古人如此,今人亦如此。

年轻时我也曾十分渴望有知音。每当自己的理解不被朋友认可,总是感到郁闷。如今人到中年,我觉得有没有知音好像并不重要。弹琴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悦己还是悦人?如果是悦己,那还那么在乎别人干什么?如果是悦人,那自己的快乐在哪里?难道一定要别人认可才有快乐?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?进而言之,一个新颖的思想观点,一种怪异的兴趣爱好,一次奇特的装扮举止,有人理解固然是好,没人理解,完全可以自得其乐。有知音是幸事,没有知音,也绝不要难过——强大的人自己理解自己。

自己理解自己,一样有快乐。在艺术的世界里,灵感来自

大自然。听松风流水,看骤雨初歇,走林间小径,在我看来就是融入大自然。优美的旋律自山川田野来,帮助我们打通进入自然的道路,与精神的世界相接。阳光下的草木,月光里的流水,都有梦一般的幽光,能把人引进一个神异的处所。自由而强大的个性,可以在古今的音韵里流连,也可以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越。可以在继承中领略古人的幽情,也可以在背叛里获得新的诞生。如果有知音,就一起坐在友谊的船上,或向现代起锚,或向古典航行,把自己的人生引向风清月白。如果没有知音,可以自我欣赏,用个性化的手笔,记录瞬间即逝的情思,不管是草木虫鱼、高山大河,还是片刻感悟、一段旋律,都能展现我们幽玄、空旷的生命之美。原本粗糙的心灵,经由琴声的洗涤,必将如梦幻般空灵和澄澈。

平庸的时代里,人人都是演奏者。每个人都渴望别人的理解,却又不愿意理解别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自娱自乐与寻求理解一样重要,甚至悦人是次要的,悦己才是主要的。在悦人悦己的大潮中,文化的河水一直在激荡不已,不仅吸引着高人雅士,也激励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。

江花

小山楼 A8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风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干完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,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